

名师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语文出版社

严华银

讲语文

今兹斯说，在寿而文兼逢五福
聊以祝君 乙丑五月法草 严华银
汝南四弟大（时金）居巢写生并题



正 華 親

詩
話
文



名师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语文出版社

严华银

讲语文

严华银 著

余英时说：在文学与人文之间
聊以祝君 乙丑五月法华严华银书
汝南四弟大 严华银书于子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华银讲语文/严华银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 9

(名师讲语文/刘远, 于漪主编)

ISBN 978-7-80184-931-1

I. 严... II. 严...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8246 号

严华银讲语文

严华银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在我国古代，对教师职责最权威的论断，无疑是唐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韩愈的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那个时候，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到了近代，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与从欧美、日本等国家引进的新的教育学说相互沟通、交融，对于“教师”角色的定位又有了新的更科学的认识，对于“名师”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内容和标准。

我国历来重视师道的传承关系。所谓“名师出高徒”，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师徒关系的全部奥秘：要被承认是“名师”，必须要有实绩，必须要能用科学的、有效的方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徒”来；“名师”与“高徒”之间，前传后承，关键在一个“出”字，怎样才能“出”，怎样便不能“出”，现代教学法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探求这“出”的规律和“出”的艺术。

说到“传承”，还有个方式和渠道的问题。先秦时代，万世师表的孔子，留下了一部《论语》。世上有“课堂实录”，在中国，最早恐怕就是这部《论语》了。到20世纪，这种教学实录也还流行并有所发展。如梁启超20年代在东南大学作长篇讲演，其讲义经听讲人记录后成为了他唯一的一篇论述中学以上语文教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来，夏丏尊、叶圣陶曾经应邀到上海广播电台就阅读和写作问题作了几次广播讲座，讲稿后经整理便成了他们合著的《阅读与写作》。这是现代传媒第一次成了传播语文教学经验的渠道，这也是现代版的“名师讲语文”之一例，那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通过课堂教学实录传播“名师讲语文”的，当推华东师大教育教授瞿葆奎领衔主编，1980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以“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等“名师”名义编辑出版的“教学实录”“教育文库”“名家丛书”等纷纷出版，与各种讲习活动和竞赛活动相配合，掀起了一股向“名师”学习的热潮。其中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7月出版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丛书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名师”读物的基本格局。因为标明是“教学思想录”，所以每位特级教师的介绍都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特级教师”本人“夫子自道”，详尽地讲述自己对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的基本经验（即编者认为的“教学思想”）；第二部分是精选一篇课堂教学实录，具体展示这位特级教师的课堂





教学实况，便于读者从“实况”中进一步领会这一位特级教师是如何把自己的教学思想付诸实践的。这显然是在瞿编本“上课实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不过，“名师”具有历时性，累代“名师”，都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风貌和特色。就20世纪而言，第一代“名师”，工于文史的，就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等；第二代“名师”，就有黎锦熙、胡适、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等等；第三代“名师”，就有张志公、张中行、向锦江、冯钟芸、张毕来、刘国正等等；到了第四代“名师”，便有斯霞、于漪、霍懋征、钱梦龙、沈蕙仲、章熊、鲁元等等。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者，碍难尽述。如今是第五代、第六代了。对于这些新生代的“名师”，该怎样通过新的传媒和新的编著来传播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呢？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特别策划了一套《名师讲语文》丛书。其“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有力推进的历史阶段。在这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涌现出一批新的、在改革过程中搏浪前进并作出新贡献的教学“名师”。对于新的课程改革，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以及根据新课改精神和新课标要求实施语文教学，许多语文教师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这些新生代名师会结合自身体验给他们解惑的钥匙和指路的明灯。

二、结构新颖，内容丰满。该丛书拟出20册，每位“名师”一册，具体书名是《×××讲语文》。每册由四大板块（现今“板块理论”大流行）组成。第一大板块是“我的语文人生”。这一板块，我特别赞赏。前几天，我收到属于第四代“名师”系列的挚友福建省语文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的一部新著，书名赫然是《我即语文》！他认为语文教师，除了会教语文以外，他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在语文运用方面堪为典范，语文教师的人生应该是与语文结缘的一生。这大概就是语文出版社诸公此番策划《名师讲语文》时设计第一讲为“我的语文人生”的根本意图。第二大板块是“我的语文理念”。新一轮课改十分重视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那么，新生代的“名师”讲一讲自己的“语文理念”，讲一讲自己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认识，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大板块是“我的语文实践”，就是以实录的形式呈现原生态的课堂教学过程和内容，再加上主讲者自己的“反思性和说明性”文字，这就同瞿编本和苏教本又有所不同了。更具新意的是第四大板块“我的教学语录”，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实录”“文库”“丛书”都没有的，就是新生代的名师，以条目的形式汇集自己富有个性色彩的教学言论。我希望这些语录，至少主要部分应该说得既符合语文和语文教学规律，又确确实实富有个性色彩。

我们期待这套新的丛书能以新世纪特有的风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顾黄初

2007年5月22日于扬州瘦西湖畔

目 录

我的语文人生

阅读人生——我的关于书的故事	(1)
回看经行处，点点淡墨痕——成长路上几个重要的片断	(6)
读思并举：我的成长经历和经验	(10)
进退语文路（1977—1987）	(11)
语文札记	(16)
语文人的人文关怀	(21)
语文教研员：给我最多帮助的语文人	(25)

我的语文理念

关于阅读本位的现实思考	(33)
阅读教学的目标和方法	(38)
关于“统一”问题的现实思考——语文课堂观摩笔记之一	(41)
“体验”不可能是灵丹妙药	(48)
“追问”与“有深度”的课堂	(51)
关于阅读教学“现代性”的思考	(54)
关于语文课堂教学的现实思考	(58)
关于语文学习方式的现实思考	(63)
试论阅读课教学内容的宏微调控	(71)
信度·密度·效度——谈谈“单元教学”的调控问题	(75)
最重要的是“导”的能力——关于语文教师素养问题的通信	(79)
关键要在最恰当的“点”上点拨	(85)
阅读课中语文教师功能的再认识	(89)
“问题解决”与阅读教学	(94)
多元解读：让语文课堂别开生面——一节小学语文课引发的思考	(100)
互动：读写关系新概念	(105)

此中有真味，辨之而能言——谈谈阅读教学中的“语文味”	(109)
就“新概念作文”与黄厚江老师的通信	(116)
喜看芙蓉出清水	
——2005 年全国新课程实验区中考作文试题分析	(119)
最重要的是单元教材科学化	
——关于“高中单元整体目标教学实验”的深层思考	(125)
中国语文：站在现代与传统的交会点上	(132)

我的语文实践

《神奇的极光》教学实录	(136)
《黄鹂》教学实录	(141)
《背影》教学实录	(148)
阅读新法例说	(154)
冗繁削尽留清瘦——《荷花淀》教学例说	(156)
内容拓展：促成对文章主旨的准确解读——《赤壁赋》教学例说	(160)
以写促读：开拓阅读教学新路——《离骚》教学例说	(167)
“问题解决”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行路难》教学片断	(174)
风筝·雏燕·雄鹰——中学生日记写作指导实例	(177)
用花轿送出你的姑娘——“语言表达”专题训练方案设计	(186)

我的教学语录

我的教学语录	(202)
--------------	-------

阅 读 人 生

——我的关于书的故事

读书是有多种方式的：有坐着读，有站着读，更有躺着读的；有朗读，有背诵，更有默读、静读的。

记得很小的时候，已记不起究竟是因为什么，也许是某一位语文老师的无意提示，也许是做过私塾先生的祖父偶尔要求，我常常在晨起后，会随手拿着一本语文书，走进屋后的竹林，始而静读，继而有声，并进而忘我地朗读。竹林的边上是一条小河，河水清清，静静地淌着，不断地有鱼儿倏地弹出水面，划一道银白的弧线，与倒挂水中的柳树的疏枝“联袂”，留一幅清纯静美的“合影”。河的对岸便是一望无际的田畴，时令和季节的巨手随意挥来，田畴上便或青绿，或灰黄，时时与远天的旷达、晨空的蔚蓝、朝霞的辉煌相映成趣，幻成山水画中绝佳的珍藏。而屋子和竹园间的村道上，出耕农人见面时的招呼和嬉闹，赶集人独轮车的“吱嘎”，和着微风下的竹声，如交响，似天籁。读书，便是眼对奇观，耳闻仙乐，便是在吸纳天地之精气，与自然交心和对话。每每，我会被深深陶醉，忘乎所以且不知所之了。

于是，我的阅读就绝不仅仅是阅读，已经变为欣赏，幻成旅行，定格成少年时代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一种生活。记得在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上高中的哥哥从学校图书馆带回两本书，它们成了影响我终生的文字。

如今，人到中年，我常常回忆和怀念起少年时代的阅读经历，这其中，也包括后来在大学里每天黄昏校园内山包后的那一次次徜徉。

二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我应届高中毕业，还几乎懵懂无知，一下子没什么准备地进了大学的中文系。等到进系进班，“登第”后的惊喜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回味，同学间的生疏还未曾来得及消除，就发现大学并不是如梦中想象的那么美好如意，除了同学间年龄的悬殊、背景的迥别，语文能力、素养的差





异之大简直令人吃惊。生长于农村的我，小学未学拼音，中学没读文言。一看到公布出来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古代文学作品选这些必选科目，我真是如雷击顶。再看看“文革”前高中毕业的那一帮“老三届”，却一个个显得成竹在胸，不紧不慢，更是让我慌了神，不知所措。无奈之下，只得跟着老师教学的进度，似懂非懂，亦步亦趋，搞得异常痛苦。后来，偶然从一位文选老师的教学中受到启发：读文学，学语文，通中文，是应该有一些奠基石的，这个奠基石，就是文言的底子。

怎样“奠基”？我一下子记起中小学时候的屋后晨读。于是，大学校园内的那一座名为寿斤的山包，似乎一下子幻变成我家屋后池边的竹园。冬日的黄昏，我怀揣着一册课本或是诗词选，沿着荆棘丛生的山腰小径——实际上，哪有什么小径，不过是极少的像我这样的犯傻者偶尔经行踩出隐约痕迹而已——小跑着绕到山后，山风的“瑟瑟”、碎叶的“嘶嘶”和小虫的“嘀咕”，衬着我始尔低沉、继而高昂的读书声，成就一曲冬日黄昏的“混响”。

我当时的目标很明确，我要“恶补”，我要更快地奠定好基础！而当冬去春来，特别是当古代诗词优美的意境融入自然的山水，当古人丰富的情愫、思想与我这个苦苦追寻者的内心逐渐而不断地生发共鸣，读古诗已成了我的一部分生活，我的生活也似乎渐渐被诗化了。特别是夜深人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诗兴大发，而在摆开阵势、欲奋笔疾书时，又必得先朗读或默诵几首最为得意的古代、现代诗词，进一步找找感觉。为此，我竟博得了浪漫诗人的“桂冠”。

这种习惯一直带进我工作以后。

三

我生活和工作的第一站是家乡最好的中学。那一段时光我总觉得是我迄今为止最愉快、最富于诗意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叶，现在看来那是中国教育一段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每当忆起这一段经历，想到工作了四年的学校和我的学生们，我心中油然涌出的是“田园牧歌”四个字。

天真、活泼、纯情的孩子，紧张、主动但又宽松的氛围，让我这个小老师总是觉得教师生活的悠然、诗性和浪漫。20余年后的今天，教育的应试竞争发展到如此“白热”，大量的教师和学生深以教育为苦，将本应最富诗意的生活视作负担，偌大中国几乎难以寻出因为教育而快乐的人，比照回味，我每每怆然而涕下。

印象最深的，是坐落在校园左后方、与校园几乎浑然一体的烈士纪念塔。春来，塔前的小河流水潺潺，岸边垂柳依依，庄严和肃穆渐渐被和谐与温馨冲淡。一天紧张学习后的孩子会三三两两来到这里，追逐打闹。我常常抱着一本《放歌集》，或者是《历代散文选》，漫步其间，默默地读，细细地品，花叶的香、人语



的柔、英雄的故事、书中的豪情……整日的劳顿随之烟消云散，人事的纷争和不快随之抛却脑后；我体味到的，唯有生活的欢欣、职业的愉悦和生命的美好。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 1982 年的清明，学校全体师生集中在烈士塔前祭奠先烈。在浓浓春色也无法掩抑的一片缅怀之情中，我代表学校全体师生作了慷慨激昂的讲演——《烈士塔抒怀》，年少气盛，真情奔泻，洋洋数千言，是给烈士的敬祝，更是对孩子们的期盼，也有自勉。全校千名师生一下子就被我的文采和真情打动了。直到 20 余年后的今天，当我在不同的地方偶遇当年的同学，他们仍会情不自禁地谈及此事。这总让我欣慰，甚至有些踌躇满志。

读书，是一件多么实惠的好事！它让人平心静气，它让人气定神闲，它让人在一定的时空原形毕露、目空一切，它让人可以终身享用由之而来的才华横溢，意气风发。

这一段时间，也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和心灵深处。

四

如今，人到中年，随着岗位调整、工作内容和性质的变化，尽管自己可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生活的重心也有所变化，但我的爱书之心不减，读书之瘾愈深，而阅读所涉及的领域也越加宽广，除了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著作，还对社会类、财经类读物“厚爱有加”。

我曾经这样描述我的读书状态：“如今，书，成了我家庭财产的主体；读书，更是我业余生活的主课。夜半书房，孤灯独坐，揣摩着《阅读学新论》，每有会意的我会彻夜不眠；午间床头，高枕仰卧，读一点社科方面的论著，我会带着梦幻般的思考酣然入眠。最美的是春秋时节，当云间飘落细雨，拿一把软软的转椅，泡一杯浓浓的香茗，坐在未曾封闭的阳台，不必讲究坐姿的雅俗，读一点闲适空灵的美文，或是朦胧蕴藉的诗歌。外面，自然的雨若有若无地飘着；内心，感情的波不紧不慢地漾着。那是一片多么祥和的景致，那是一幅多么有韵味的画卷，那是一首多么唯美的诗。”

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被这样的生活感动。可现在这样的情形实在是越来越少了。基层学校的奔波，大小会议间的穿梭，迎来送往的应酬，必要和不必要的琐事杂务耗去了大部分宝贵时间。静静地坐下来读书，已经是非常奢侈的愿景了。

但我对书的酷爱和读书的癖好却丝毫未曾衰退，保持读书习惯、保持读书人个性和知识分子特质的心性和意志一天也没有泯灭。于是，见到书店，还是不由自主地要朝里走，看到心仪的新书还是要掏出钱来买。结果，家里的书还是一天天在增加。这便一再地苦了妻子。2003 年暑期，因工作调整要搬家到镇江，成千上万册的旧书新书，光打包就费去了许多天。

转眼在镇江已工作了两年多，我还未曾来得及好好“盘点”自己两年间的能



力升降、成绩大小、表现优劣，只是不知不觉又购入近千册书，使本就不大的二手房和办公室显得更狭小了，似乎也给因杂乱无章的忙碌而严重影响了读书的我涂抹了不少的脂粉。

痛苦的是可能又要调动，夫人在耳边已经不止一次地嘀咕：你那些书，可怎么办？最近不要再动买书的念头吧！

现在想想，颇有些好笑：我买书，大概已经不是一种实用意义上的需要，而是维持某种感官和感情上的满足。比如说，好多书买回来是很少读的，能读完的更少，但堆在身边，排在架上，看在眼里舒服，心里觉得踏实。

很小的时候，我很不理解曾做过私塾先生的祖父，他对书可以说是虔诚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黄黄的线装书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几顶大大的书柜和书箱中，一般人是不可以打开取出更不能随便翻看的。我也只是在“开蒙”前后享受一点特别的恩赐，由他领着识几个繁体字，读两段古诗文。“文革”开始的时候，村里的本家叔叔以民兵营长的身份带着一帮喽啰到我们家来“破四旧”，当他们把一尊尊石佛砸碎，把一件件古董抢走时，祖父可以无动于衷。可当他们把书箱和书柜中的书成堆成捆地扯出，然后运到镇上堆成小山付之一炬的时候，祖父亲眼看着自己几十年的珍藏化为灰烬，精神几乎崩溃。他号啕痛哭着回到家，茶饭不思，失魂落魄。

其实，祖父当时已是70岁光景，书中的字早已看不清楚，从实用角度而言，书对他无关紧要；而当时的那些书，也许今天经济价值不菲，但当年的祖父从来也没有藏书增值的概念。在祖父的眼里，书是灵性的生命体，书是他的朋友，是他老来的生活寄托，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祖父有福，去世是在1976年冬。他患气管炎卧床数年，直至衰竭。但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痛苦。当时我刚读高二，只记得他临终前对我的父辈们交代的几句：“我活一世，未做什么坏事，死了没什么遗憾；而能与国家的三位巨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时离开，这是我修来的福气。所以，我死，你们不要伤心。”这些话常常让我想到陶渊明的《挽歌》，让我刻骨铭心。

此前此后，我亲眼见过许多人在生病时的痛苦、临死前的挣扎，能做到像我祖父这样豁达、安然和从容的实属少见。我一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甚或有时候我假想自己在死亡的那一刻，能做到祖父那样吗？

五

当我读过许多书，特别是读过了老庄及佛学著述后，当我经历了生活的风雨飘摇、人事的纷繁芜杂，特别是当我一不小心迈过了不惑之年后，我开始逐渐体会到孔夫子“逝者如斯”“不知老之将至”的尴尬，也稍稍体悟到人生的奥妙和真谛，



其中也包括祖父临终前的那样一份超乎寻常的洒脱、超然的气度。

做人是需要德性的，处世是需要底线的。一个人，不管你是哪党哪派哪教，不管你在何时何地何所，别的要求暂且不论，做到不害人、不损人，应该是最基本的吧！孔孟强调“仁者，人也”，三字经开宗明义“人之初，性本善”，连超然物外的佛也要“普度众生”，于是前有“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王家理想，后有“博爱”的党派追求。但当我们放眼苍茫大地、芸芸众生，尤为百思难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意义上的好人或比较好的人，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多？不仅如此，有时候，做一个好人竟那么难！这是怎么了呢？这是不是如小平同志当年所言，我们的教育出了大的问题呢？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现当代教育，正在不断“改革”“发展”着的教育，又是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强化了。这种无奈的现状，是令以教育为己任和生命的我等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的。

当然，也正因为经常想到这一层，我总是坚守：无论如何，我们尽管难以做成高山仰止般的知识分子，还是应该要做好人！

生命是用来承载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的，否则就应该称之为“行尸走肉”。某一位著名的青年女作家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慷慨演绎生命的话题，一个同学忽然问道：“请您讲真心话，您认为生命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位作家愣了一分钟以上，然后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从一般生存的角度看，生命应该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是我理解，我们应该用也许没有多少意义的生命为这个世界和后来者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我一直非常欣赏这段话和这位作家讲话时表现出的勇气和真诚。但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生活中，视生命如儿戏，无所事事，无所用心，虚掷年华，浑噩一生，作践别人的生命甚至还作践自家生命的，又哪里是个别现象？

也正是这一句话，警醒我时时关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

六

而今，我更多地喜欢独处。夜深人静，伴一盏青灯，与书对话：可以躲避崇高，可以诅咒权贵；可以反思一己得失，可以讥评世道人心；可以将好书细看几遍，甚至大声地读出来，也可以把不好的书狠狠地摔在桌上或地下，大骂自己择书时瞎眼。

我现在的单位是在一座小城的闹市区，但有幸能闹中取静。几幢或大或小、或古或新的小楼，围成小小一个院子，每当子夜时分，整个院子除了一个门卫，就只有我一人。我的办公室在南向小楼底层的最东边。巧的是，窗外是几堵墙有意无意间构成的一个很小的园子。一株枇杷，偶尔挂几串果子，供时常来栖息的小鸟聊以充饥；两株桂花，每至秋冬之交，在我不经意间，开出数十簇小米状的花来，每每总是先有人嗅到那丝丝微微的香气，才知道呼朋引伴大惊小怪地去欣赏品味。不知

名的小竹子，参差着立在东边的围墙旁，心甘情愿地充当着背景，似乎等着我给园子验明其“图画”的“正身”，并给其命一个雅俗共赏的名字。

总是深夜，当读书到兴起，下笔到佳境，抬眼窗外，天朗气清，星光灿烂，月光筛下桂枝的碎影中，偶尔会摇曳出书山中喷出的火舌和火舌间祖父丢失了的魂魄，或闪现出家乡的小河和小河边祖父摇头晃脑吟诗诵文的剪影……

这一个园子和院子，会一直印在我的记忆里。假如要我命名，我很想俗套地把院子叫做“书院”，把园子叫做“憩园”。

掐指算来，祖父离世已经20年，而我读书作文几近40载，也不知他老人家怎么看待他的这一位不肖之孙的选择和自以为得意的追求。

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又能否告诉我呢？

回看经行处，点点淡墨痕

——成长路上几个重要的片断

去年底，我从香港讲学回来，本省《成才导报》（原《江苏教育报》）的两位记者前来采写“名师有约”的专访。结束时，她们忽然问我：你在思维和学术方面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叛逆精神和求异品格，我们推断，你学生时代应该还是比较顽皮的，做教师应该是个性很强的，对不对呢？我说，不对，而是恰恰相反。我少年时代在家几乎从不需要父母管束；在几乎所有就读过的学校，都是公认的优秀学生；在工作的20年间，更是只知耕耘、默默奉献而又与世无争的好老师。假如要追问我之所以会养成这种品性，那应该说，这许多年来，我有幸逢上各种有利于我发展的大小环境，遇上了太多太多的良师益友，承人恩泽多多，享受风光无限。正是这顺风顺水的顺境，让我心游无阻，口说无碍，让我胆豪气壮，甚或迄今还能固守着一片纯粹天真，也让我这不起眼的一叶扁舟，顺顺当当地驶入危樯林立、画舫喧嚣的港湾。

回看经行之处，虽只有淡墨点点，虽没有自得和自喜，但心中不断涌动的是长久的感激。

学生的“面试”、二叔的警示为我人生定位

我走上讲台第一周的某日课间，本班的几个女同学拿着一封信笑嘻嘻地跑到我面前，说这封信是她们的一位朋友写来的，其中好像有些错字、病句和不恰当的引文，请老师指点指点。我一看，信中几个成语的写法和用法有明显毛病，两句古诗

的引用也有问题，便当即一一予以纠正。学生们心服口服地走了，走时的兴奋和诡秘让我陷入了疑惑。很显然，从信的内容看，很难觅出这一年龄段同学语言表达的特征。我这才意识到，这几位可爱的学生对我实施的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面试”。

当时的我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但我却要非常真诚地感谢这一经历，感谢这几位不知是出于善意还是其他什么目的的同学。正是他们的考验，警醒我在以后的二十余年教学生涯中苦学不辍、冥思不止、笔耕不断。在这一艰苦而又充满挑战和乐趣的过程中，激励和支撑我的，就是那一种畏惧和忧虑：千万不能被我的学生轻易问住、考倒！

而后，我开始逐渐进入角色，慢慢体会到教师生活乃至世俗生活的滋味：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公开教学，参加文学创作比赛，结交各界朋友，享受迎来送往、觥筹交错的热闹和欢娱……自我感觉真是春风得意、生活精彩，不由得沾沾自喜、踌躇满志。也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在青海工作的二叔年假回乡，有一天忽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看你呀，太忙！你现在需要做到的，是一个‘静’字！”二叔将“忙”和“静”字说得特重，我听出了弦外之音。我和二叔关系非同一般。我出生的那一天，正是二叔离家赴京读大学之日。也许是双喜临门的吉兆之故，我一直最为二叔所喜爱，他一直厚望并关注着我的进步和成功。

二叔这一番话如当头棒喝，让我沉思了好久好久。假期中，我手书了“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名言，谢绝了许多无关紧要的邀约，独坐家中，翻开订而未阅已然尘封的教学理论书刊，慢慢地读，静静地思。春天开学，每当晨光初起或是霞铺西山，我捧起古代诗词或经典散文，漫步在校园后的花圃丛林之间，河水涟漪微泛，柳枝扶疏轻摇，花香阵阵，莺语婉转，我仿佛回到了从前，终于又一次感受到春风的怡人，体悟到文化的深邃……

忧虑、宁静，终于让我皈依中学语文教学及其研究的圣殿。

前辈专家熏陶我独立求真的研究品格

说话间已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这十余年间，我先是“升”入了高中教学；而后又有幸考入江苏教育学院，脱产完成了本科学业；更重要的是，随着教学年段的提高和教学理论的学习，我逐步确立了“以研促教”的理念，随之，我的论文不断见诸报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承担了本市（镇江市）“语文单元整体目标教学”研究课题，不久便有了一次展示课题研究“成果”，并向专家讨教的良机。专家来自本市和相邻的常州市教研教科部门。整个活动按照原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专家们的评课分析、理论讲座确令我们所有与会者受益匪浅。一位专家的发言更使我终身难忘：“本次会议非常成功，围绕课题的展示课很是难得。这种站在整体的高度而设计的教学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索和启迪。但我还是有些不同的想

法。”接着这位先生对课题本身，对课题与教材的配套，对我的教学设计和操作过程，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鞭辟入里的分析解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足，甚至对课题本身在现阶段实施的可行性表示了怀疑，最后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这一番讲话令我和组织者措手不及。我自工作以来，一路春风得意，总是被人呵护抬举着，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此类“反调”。但我的感觉却也奇特，不快与不满来去匆匆，继之而起的是醍醐灌顶、“芥末”冲鼻的感觉。这一场瓢泼冷雨，第一次让我开始正视自己、反省既往。假如说我这许多年来有了一点成果和进步，这是最为关键的一次飞跃。

这位不留情面给我提意见的先生便是特级教师王永昌。他后来担任镇江市教科所所长，长期关心、教导、提携我和我的青年同人。而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最宝贵的东西——那种特立独行、唯真是求的学术品格。这，一直影响着我的语文教学及研究。

90年代中期，我有幸作为江苏青年教改新秀的代表去青岛参加全国中语会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会上就当时的热点——语文教学效率低下问题斗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效率不高，自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有一个重要原因总为人所忽视，那就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课、阅读教材，更没有完全意义上的阅读理念、阅读教学观。我这一番标新立异的奇谈怪论才“发布”完，会议主持即刻连连诘问发难，其反对态度溢于言表。这对我是一个刺激，也是一个契机。青岛回来，我搜罗材料，深入思考，力争将原先还只是“火花”“念头”的东西，点燃为“火炬”，升华成“思想”。当《“教”的优化：提高课堂效率的关键》（《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7.1）、《关于阅读本位的现实思考》（《语文教学通讯》1998.1）、《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现实思考》（《语文教学通讯》1999.3）等长篇论文逐一见诸报刊，而且，当不久得知“阅读”“写作”分编的实验教材即将面世，我难抑一腔喜悦，深深感激起青岛的那一次带着浓重的咸涩味的海风的刺激。

做学问，也需要有宽容待人的雅量

世纪之交，我有幸成了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班的首批学员，跨入了仰慕已久的华东师范大学。三个月的时间，专家教授的理性思辨、前辈同仁的现身说法，让我如坐春风，真恨不能“一日看尽长安花”。而最使我刻骨铭心的则是与中文系主任巢宗祺教授的一次“交流”。

巢教授是国家语文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我力邀他为我们全体骨干班学员作了一次有关语文课程标准及其研制的讲座。讲座的层次和分量自不必说。在教授留给我们自由交流的时段里，我积习不改，又对课程标准中只字不提“分析”“训

练”概念，侃侃而发“宏论”，而且神情激动，语多“慷慨”，不乏“雄辩”之辞，令教授始料不及。尽管如此，教授却未有半点责怪，依然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明。而且，在培训结束后的较长一段时间，教授还或间接或直接地与我保持着这方面的沟通（确切地讲是對我“指导”）；写作本文时，我的手边就有一份他的答记者问材料，材料中关于“课程标准”中回避“训练”概念的理由是解说的重点。每思及此，我常怀深深的歉疚和自责：这，就是宰相襟怀、大将风度、名师雅量。而我，最需要的不正是这些么？

去年10月，我从国家级培训班顺利结业，有幸应邀参加“香港地区教师中文专业交流计划”，在港一月的讲学、交流使我在深深体验了港岛语文教学改革的浓浓氛围的同时，也渐渐感受到在学术讨论中互相尊重、平等对话、理解和宽容有多么重要。

本次交流的中心话题是香港地区语文教材改革。其内容是改单篇为单元，而且教育署将单元教材的编写权“下放”给各中学的语文老师。一到香港，听了港岛专家这方面的介绍，我颇不以为然，便在香港大学的一次演讲时理直气壮地说了我的反对意见，当场赢得了一些专家和教师代表的掌声，我颇为自得。但当我去了港岛的圣马可中学、台山商会中学、何郭佩珍中学，亲眼目睹了教师们按教育署的部署呕心沥血编制的单元教材，观摩了他们据此实施的课堂教学，并与师生倾心交流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是的，香港教师所编的教材还不很完善成熟，但相比于沿用既久的单篇教材，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而教师们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其观念的进步、方法的更新、素质的提高都令人叹服。就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我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基本认同了港方的做法。在后来到香港教育学院的演讲和本次活动的总结中，我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这一变化，不仅阐述了观点及其变化的过程，而且表示了我对港岛中学语文教师敬业和创新精神的无比钦佩。

这赢得了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们的好感，又博得了不少一线教师的好评。为此，我又一下子多了一批同行好友。

一路走来，无数人和事化成深浅不一的墨痕，点缀着沿途的风景。我常想，也许这是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遂使竖子成名”，连我也竟能在广阔的语文教坛占据一席之地，甚而敢梦想成名成家。但我永远清醒地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